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第十一回 周三畏遵訓贈寶劍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

詩曰：三尺龍泉一紙書，贈君他日好為之。
英雄自古難遭遇，管取功成四海知。

卻說周三畏必要請教岳大爺此劍的出處，當下岳大爺道：「小弟當初曾聽得先師說：『凡劍之利者，水斷蛟龍，陸割犀象。有龍泉、太阿、白虹、紫電、莫邪、干將、魚腸、巨闕諸名，俱有出處。』此劍出鞘即有寒氣侵人。乃是春秋之時，楚王欲霸諸侯，聞得韓國七里山中有個歐陽冶善，善能鑄劍，遂命使宣召進朝。這歐陽冶善來到朝中，朝見已畢，楚王道：『孤家召你到此，非為別事，要命你鑄造二劍。』冶善道：『不知大王要造何劍？』楚王道：『要造雌雄二劍，俱要能飛起殺人，你可會造麼？』歐陽冶善心下一想：『楚王乃強暴之君，若不允他，必不肯饒我。』遂奏道：『劍是會造，恐大王等不得。』楚王道：『卻是為何？』歐陽冶善道：『要造此劍，須得三載工夫，方能成就。』楚王道：『孤家就限你三年便了。』隨賜了金帛彩緞。冶善謝恩出朝，回到家中，與妻子說知其事，將金帛留在家中，自去山中鑄劍。卻另外又造了一口，共是三口。

「到了三年，果然造就，回家與妻子說道：『我今前往楚國獻劍。楚王有了此劍，恐我又造與別人，必然要殺我，以斷後患。今我想來，總是一死，不如將雄劍留埋此地，祇將那二劍送去。其劍不能飛起，必然殺吾。你若聞知兇信，切莫悲啼。待你腹中之孕□月滿足，生下女兒，祇就罷了。倘若生下男來，你好生撫養他成人，將雄劍交付與他，好叫他代父報仇，我自陰空護佑。』說罷分別，來至楚國。楚王聽得治善前來獻劍，遂領文武大臣到校場試劍。果然不能飛起，空等了二年。楚王一時大怒，把治善殺了。治善的妻子在家得知了兇信，果然不敢悲啼。守至□月，產下一子，用心撫養。

「到了七歲，送在學堂攻書。一日，同那館中學生爭鬧，那學生罵他是無父之種。他就哭轉家中，與娘討父。那婦人看見兒子要父，不覺痛哭起來，就與兒子說知前事。無父兒要討劍看，其母祇得掘開泥土，取出此劍。無父兒就把劍背著，拜謝了母親養育之恩，要往楚國與父報仇。其母道：『我兒年紀尚小，如何去得？』自家懊悔說得早了，以致如此，遂自縊而死。那無父兒把房屋燒毀，火葬其母，獨自揹了此劍，行到七里山下，不認得路途，日夜啼哭。哭到第三日，眼中流出血來。

「忽見山上走下一個道人來，問道：『你這孩子，為何眼中流血？』無父兒將要報仇之話訴說一遍。那道人道：『你這小小年紀，如何報得仇來？那楚王前遮後擁，你怎能近他！不如代你一往，但是要向你取件東西。』無父兒道：『就要我的頭，也是情願的！』道人道：『正要你的頭。』無父兒聽了，便跪下道：『若報得父讎，情願奉獻！』就對道人拜了幾拜，起來自刎。道人把頭取了，將劍佩了，前往楚國，在午門之外大笑三聲、大哭三聲。

「軍士報進朝中，楚王差官出來查問。道人說：『笑三聲者，笑世人不識我寶；哭三聲者，哭空負此寶不遇識者。我乃是送長生不老丹的。』軍士回奏楚王。楚王道：『宣他進來。』道人進入朝中，取出孩子頭來。楚王一見便道：『此乃人頭，何為長生不老丹？』道人說：『可取油鍋兩隻，把頭放下去。油滾一刻，此頭愈覺脣紅齒白；煎至二刻，口眼皆動；若煎三刻，拿起來供在桌上，能知滿朝文武姓名，都叫出來；煎到四刻，人頭上長出荷葉，開出花來；五刻工夫，結成蓮房；六刻結成蓮子，吃了一顆，壽可活一百二十歲。』楚王遂命左右取出兩隻油鍋，命道人照他行之。果然六刻工夫，結成蓮子。滿朝文武無不喝彩。道人遂請大王來摘取長生不老丹。楚王下殿來取，不防道人拔出劍來，一劍將楚王之頭砍落於油鍋之內。眾臣見了，來捉道人，道人亦自刎其首於鍋內。眾臣連忙撈起來，三個一樣的光頭，不知那一個是楚王的？祇得用繩穿了，一齊下棺而葬。古言楚有『三頭墓』即此之謂。此劍名曰『湛盧』，唐朝薛仁貴曾得之，如今不知何故落於先生之手？亦未知是此劍否？」

三畏聽了這一席話，不覺欣然笑道：「岳兄果然博古，一些不差。」遂起身在桌上取劍，雙手遞與岳大爺道：「此劍埋沒數世，今日方遇其主，請岳兄收起！他日定當為國家之棟梁，也不負我先祖遺言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他人之寶，我焉敢擅取！決無此理。」三畏道：「此乃祖命，小弟焉敢違背？」岳大爺再四推辭不掉，祇得收了，佩在腰間，拜謝了相贈之德，告辭回去。三畏送出門外，珍重而別。岳大爺又同眾弟兄往各處走了一會，又買了三口劍。

回至寓中，不覺天色已晚，店主人將夜飯送上樓來。岳大爺道：「主人家，我等三年一望，明日是□五了，要進場去的，可早些預備飯來與我們吃。」店主人道：「相公們放心！我們店裡有許多相公，總是明早要進場的，今夜我們家裡，一夜不睡的。」岳大爺道：「祇要早些就是了。」弟兄們吃了夜飯，一同安寢。

到了四更時分，主人上樓，相請梳洗。眾弟兄即起身來梳洗。吃飯已畢，各各端正披掛。但見湯懷白袍銀甲，插箭彎弓；張顯綠袍金甲，掛劍懸鞭；王貴紅袍金甲，渾如一團火炭；牛皋鐵盔鐵甲，好似一朵烏雲；祇有岳大爺，還是考武舉時的舊戰袍。你看他兄弟五個，袍甲索琅琅的響，一同下樓來。到店門外各人上馬。祇見店主人在牛皋馬後摸摸索索了一會。又一個走堂的小二，拿著一盞燈籠，高高的擎起送考。眾人正待起身，祇見又一個小二，左手托個糖果盒，右手提著一大壺酒。主人便叫：「各位相公，請吃上馬杯，好搶個狀元回去！」每人吃了三大杯，然後一齊拍馬往校場而來。到得校場門首，那拿燈籠的店小二道：「列位爺們，小人不送進去了。」岳大爺謝了一聲，店小二自回店去，不提。

且說眾弟兄一齊進了校場，祇見各省舉子先來的、後到的，人山人海，擁擠不開。岳大爺道：「此處人多，不如到略靜些的地方去站站。」就走過演武廳後首，站了多時。牛皋想起：「出門的時節，看見店主人在我馬後拴掛甚麼東西，待我看一看。」就望馬後邊一看。祇見鞍後掛著一個口袋，就伸手向袋內一摸，卻是數個饅頭、許多牛肉在內。這是店主人的規例；凡是考時，恐他們來得早，等得飢餓，特送他們作點心的。牛皋道：「妙啊！停一會比武，那裡有工夫吃，不若此時吃了，省得這馬累墜。」就取將出來，都吃個乾淨。不意停了一會，王貴道：「牛兄弟，我們肚中有些飢了，主人家送我們吃的點心，拿出來大家吃些。」牛皋道：「你沒有的麼？」王貴道：「一總掛在你馬後。」牛皋道：「這又晦氣了！我祇道你們大家都有的，故此纔把這些點心牛肉狠命的都吃完了，把個肚皮撐得飽脹不過，那裡曉得你們是沒有的。」王貴道：「你倒吃飽了，怎叫別人在此挨餓？」牛皋道：「如今吃已吃完了，這怎麼處？」岳大爺聽見了，便叫：「王兄弟，不要說了，倘若別人聽見了，覺道不雅相。牛兄弟，你本不該是這等，就是吃東西，無論別人有沒有，也該問一聲。竟自吃完了，這個如何使得？」牛皋道：「知道了！下次若有東西，大家同吃便了。」

正在閑爭閑講，忽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岳相公在那裡？」牛皋聽得，便喊道：「在這裡！」岳大爺道：「你又在此招是攬非了。」牛皋道：「有人在那裡叫你，便答應他一聲，有甚大事？」說未了，祇見一個軍士在前，後邊兩個人抬了食籠，尋來說道：「岳相公如何站在這裡？叫小人尋得好苦。小人是留守衙門裡來的，奉大老爺之命，特送酒飯來，與相公們充飢。」眾人一齊下馬來謝，就來吃酒飯。牛皋道：「如今讓你們吃，我自不吃了。」王貴道：「諒你也吃不下了。」眾人用完酒飯，軍士與從人收拾了食籠，抬回去了。

看看天色漸明，那九省四郡的好漢俱已到齊。祇見張邦昌、王鐸、張俊三位主考，一齊進了校場，到演武廳坐下。不多時，宗澤也到了，上了演武廳，與三人行禮畢，坐著用過了茶。張邦昌開言道：「宗大人的貴門生，竟請填上了榜罷！」宗澤道：「那有甚麼敝門生，張大人這等說？」邦昌道：「湯陰縣的岳飛，豈不是貴門生麼？」列位要曉得，大凡人作了點私事，就是被窩裡的事也瞞不過，何況那日眾弟兄在留守衙門前，豈無人曉得？況且留守帥爺抬了許多酒席，送到招商店中，怎麼瞞得眾人耳目？兼之這三位主考受了梁王禮物，豈不留心？張邦昌說出了「岳飛」兩字，倒弄得宗澤臉紅心跳，半響沒個道理回復這句話來，便道：「此乃國家大典，豈容你我私自檢擇？如今必須對神立誓，表明心跡，方可考試。」即叫左右：「過來，與我擺列香案。」立起身來，

先拜了天地，再跪下禱告過往神靈：「信官宗澤，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氏。蒙聖恩考試武生，自當誠心秉公，拔取賢才，為朝廷出力。若存一點欺君賣法、誤國求財之念，必死於刀箭之下！」誓畢起來，就請張邦昌過來立誓。

邦昌暗道：「這個老頭兒好混帳！如何立起誓來？」到此地位，不怕你推托，沒奈何也祇得跪下道：「信官張邦昌，乃湖廣黃州人氏。蒙聖恩同考試武生，若有欺君賣法、受賄遺賢，今生就在外國為豬，死於刀下。」你道這個誓，也從來沒有聽見過的，是他心裡想出來：「我這樣大官，怎能得到外國？就到番邦？如何變豬？豈不是個牙疼咒？」自以為得計。宗澤是個誠實君子，祇要辨明自己的心跡，也不來管他立誓輕重。

王鐸見邦昌立誓，亦來跪下道：「信官王鐸，與邦昌是同鄉人氏。若有欺心，他既為豬，弟子即變為羊，一同死法。」誓畢起來，心中也在暗想：「你會奸，我也會刁，難道就學你不來？」暗暗笑個不止。誰知這張俊在旁看得清，聽得明，暗想：「這兩人立得好巧誓，叫我怎麼好？」也祇得跪下道：「信官張俊，乃南直隸順州人氏。如有欺君之心，當死於萬人之口。」列位看官，你道這個誓立得奇也不奇？這變豬變羊，原是口頭言語，不過在今生來世、外國番邦上弄舌頭。那一個人，怎麼死於萬人之口？卻不道後來岳武穆王墓頂裏封時候，竟應了此誓。也是一件奇事，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這四位主考立誓已畢，仍到演武廳上一拱而坐。宗爺心裡暗想：「他三人主意已定，這狀元必然要中梁王。不如傳他上來，先考他一考。」便叫旗牌：「傳那南寧州的舉子柴桂上來。」旗牌答應一聲：「嚇！」就走下來，大叫一聲：「得！大老爺有令，傳南寧州舉子柴桂上廳聽令。」那梁王答應一聲，隨走上演武廳來，向上作了一揖，站在一邊聽令。宗爺道：「你就是柴桂麼？」梁王道：「是！」宗爺道：「你既來考試，為何參見不跪，如此托大麼？自古道作此官，行此禮。你若不考，原是一家藩王，自然請你上坐。今既來考試，就降作了舉子了。那有舉子見了主考不跪之理？你好端端一個王位不要做，不知聽信那一個奸臣的言語，反自棄大就小，來奪狀元，有甚麼好處？況且今日天下英雄俱齊集於此，內中豈無高強手段，倍勝於你？怎能穩穩狀元到手？你不如休了此心，仍回本郡完全名節，豈不為美？快去想來！」梁王被宗爺一頓發作，無可奈何，祇得低頭跪下，開口不得。

看官！你們可曉得梁王為著何事，現放著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的王位不做，反來奪取狀元，受此羞辱麼？祇因梁王來朝賀天子，在太行山經過，那山上有一位大王，使一口金背砍山刀，江湖上都稱他為「金刀大王」。此人姓王名善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手下有勇將馬保、何六、何仁等，左右軍師鄧武、田奇，足智多謀。聚集著嘍囉有五萬餘人，霸佔著太行山，打家劫舍，官兵不敢奈何他。他久欲謀奪宋室江山，卻少個內應。

那日打聽得梁王入朝，即與軍師商議，定下計策，紮營在山下，等那梁王經過，被嘍囉截住，邀請上山。到帳中坐定，獻茶已過，田奇道：「昔日南唐時，雖然衰壞，天下安寧，被趙匡胤設謀，詐言陳橋兵變，篡了帝位，把天下謀去直到如今。主公反祇得一個掛名藩王空位，受他管轄，臣等心上實不甘服。臣等現今兵精糧足，大王何不進京結納奸臣，趁著今歲開科，謀奪了武狀元到手，把這三百六〇個同年進士交結，收為心腹內應。那時寫書知會山寨，臣等即刻發兵前來，幫助主公恢復了舊日江山，豈不為美？」這一席話，原是王善與軍師定下的計策。借那梁王作個內應，奪了宋朝天下，怕不是王善的！那知這梁王被他所惑，口分大悅，便道：「難得卿家有此忠心，孤家進京即時幹辦此事，若得成功，願與卿等富貴共之。」王善當時擺設筵宴款待，飲了一會，就送梁王下山。一路進京，就去結識這幾位主考。這三個奸臣受了賄賂，要將武狀元賣與梁王。那知這宗澤是赤心為國的，明知這三位受賄，故將梁王數說幾句，梁王一時回答不來。

那張邦昌看見，急得好生焦躁：「也罷！待我也叫他的門生上來，罵他一場，好出出氣」便叫：「旗牌過來。」旗牌答應上來道：「大老爺有何吩咐？」張邦昌道：「你去傳那湯陰縣的舉子岳飛上來。」旗牌答應一聲，就走將下來，叫一聲：「湯陰縣岳飛上廳聽令。」

岳飛聽見，連忙答應上廳，看見柴王跪在宗爺面前，他就跪在張邦昌面前叩頭。邦昌道：「你就是岳飛麼？」岳飛應聲道：「是。」邦昌道：「看你這般人不出眾，貌不驚人，有何本事要想作狀元麼？」岳飛道：「小人怎敢妄想作狀元。但今科場中，有幾千舉子都來考試，那一個不想做狀元？其實狀元祇有一個，那千餘人那能個個狀元到手？武舉也不過隨例應試，怎敢妄想？」張邦昌本待要罵他一頓，不道被岳大爺回出這幾句話來，怎麼罵得出口？便道：「也罷！先考你二人的本事如何，再考別人。且問你用的是甚麼兵器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是槍。」邦昌又問梁王：「用何兵器？」梁王道：「是刀。」邦昌就命岳飛做「槍論」，梁王做「刀論」。

二人領命下來，就在演武廳兩旁擺列桌子紙筆，各去作論。若論柴桂才學，原是好的，因被宗澤發作了一場，氣得昏頭搭腦，下筆寫了一個「刀」字，不覺出了頭，竟像了個「力」字。自覺心中著急，祇得描上幾筆，弄得刀不成刀，力不威力，祇好涂去另寫幾行。不期岳爺早已上來交卷，梁王諒來不妥當，也祇得上來交卷。邦昌先將梁王的卷子一看，就籠在袖裡；再看岳飛的文字，吃驚道：「此人之文才，比我還好，怪不得宗老頭兒愛他！」乃故意喝道：「這樣文字，也來搶狀元！」把卷子望下一擲，喝一聲：「又出去！」左右呼的一聲擁將上來，正待動手，宗爺吆喝一聲：「不許動手，且住著！」左右人役見宗大老爺吆喝，誰敢違令！便一齊站住。

宗老爺吩咐：「把岳飛的卷子取上來我看。」左右又怕張太師發作，面面相覷，都不敢去拾。岳大爺祇得自己取了卷子，呈上宗爺。宗爺接來放於桌上，展開細看，果然是：言言比金石，字字賽珠璣，暗想：「這奸賊如此輕才重利。」也把卷子籠在袖裡，便道：「岳飛！你這樣才能，怎能取得功名到手？你豈不曉得蘇秦獻的『萬言書』、溫庭筠代作的《南花賦》麼？」

你道這兩句是甚麼典故？祇因當初蘇秦到秦邦上那萬言策，秦相商鞅忌他才高，恐他後來奪他的權柄，乃不中蘇秦，祇中張儀。這溫庭筠是晉國丞相桓文的故事：晉王宣桓文進御花園賞南花，那南花就是鐵梗海棠也。當時晉王命桓文作《南花賦》，桓文奏道：「容臣明日早朝獻上。」晉王准奏。辭朝回來，那裡作得出？卻央家中代筆先生溫庭筠代作了一篇。桓文看了，大吃一驚，暗想：「若是晉王知道他有此才華，必然重用，豈不奪了我權柄？」即將溫庭筠藥死，將《南花賦》鈔寫獻上。這都是妒賢嫉能的故事。

張邦昌聽了，不覺勃然大怒。不因這一怒，有分教：一國藩王，死於非命；數萬賊兵，竟成畫餅。正是：朝中奸黨專權日，天下英雄失意時！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